



黄岑

1986年2月生于江苏南京。

2008年6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中国画花鸟工作室,获文学学士学位。

2012年6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中国画花鸟工作室,师从孔六庆教授,并获硕士学位。

现就职于江苏省书画院,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南京书画院特聘画家。



《望月》



《蘭与兰》



《依山吟-蝴蝶兰》

## 黄岑: 鹦鹉的缺席与自我的立场

□文/刘梓封

黄岑将中式花鸟画与西方静物画进行重新组合,在偏传统的横幅画面中用西式的满构图来营造出整体画面。原本的留白处,因此丛生出几根柔美而疏朗的线条,成为衬托画面前景的幕。那幕或如轻盈透薄的纱,或若厚重而带有垂感的缎,只是辨不得颜色,但一眼望去,却可显见华贵柔顺的质感。

当中式的笔调手法结合了西式的静物与空间,传统的水墨线条更多显出几分活力,与油画中常被提及的笔触形成了味象上的契合,两种本不相搭的技术性语言,就这般在她的画中相调相融在了一起。于是鹦鹉与蝶儿们徜徉花间,或高歌吟唱、或玩耍嬉戏;或沉吟孤寂、或对视相语,在浅浅淡淡的氛围里自由自在地享乐,无人敢去惊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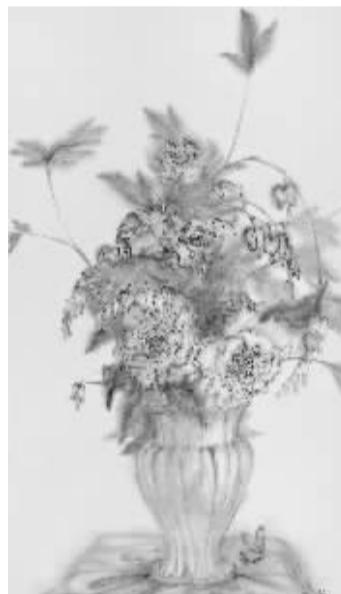
当一个图式成了惯式,画者自己也会觉得无趣。整整三年多的时间,她纠缠在鹦鹉翻飞的世界里,在一花一物、一枝一叶、一动一静中找寻着自己设定问题下的某个答案。固定的图式,不变的题材,风格化了的画面,几乎是信手拈来的摆布……在所有观画者的眼中,这也成了理所当然,似乎她本就该画出更多羽翼丰盈的鹦鹉,更多灿烂妖娆的牡丹,那是她所驾轻就熟的本领,也是他们期望见到的结果。

要变。当这样的意识一旦萌发,随之而来的即是一番自我纠结。取舍,意味着放弃与选择,这需要冒些风险。对于

鹦鹉这一主要角色的替换,也成了战略上的重大转移,但几乎同时,亦成为他人口中质疑与非议的焦点。因为那原有的带有明显符号特征的鹦鹉,已成了她的个人化标签;那原本的满纸浅淡铺染,已成为她的主要画面语言。

不再仅是固守的横构图,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内容与结构,竹藤编织的花篮、单色釉子的古代瓷器造型开始出现在画面中。只消一扎兰草、一剪花枝,与那篮、那器配搭在一起,便生得如此般配。鹦鹉与蝴蝶的缺席也并未造成冷场,画面依旧鲜活。跳开西式静物的画面,去寻求东方式的美感,于水墨画的表现而言,当是路途上的回归,这种对东方美的追求与思辨,也推动着她变得更加成熟。

这是具有实质性的变化,从题材到形式,进而到语言结构,都发生着巨大的转变。旁人看了她的新作或许不觉得越好,但在我看来这些作品却好了许多:用笔更加简练而率性,线条也更加肆意而流畅,以至于画面显得愈加轻松,干干净净,透了气,看着便觉舒服。她的画本来就舒服,无论如何都与苦不堪言、苦大仇深等词语划清界限。因为那画面总泛着的犹如小提花绸般的柔软质感。这是她的本味,与生俱来的天赋与才情。所以根本无须担心,没了鹦鹉依然是她;没了蝴蝶还依然是她;没了牡丹、没了玫瑰、没了鸢尾以致没了幔帐,依然可以是她。



《似伊人》



《蝴蝶兰》

## 选择素净的水墨来经营我的诗意

我总是被那大自然中的一花一木感动着,窗外的叶子绿了又黄,枝头的花苞开了又谢,鸟儿们飞来了又飞走了,虫儿醒了又睡了。它们就是这样,周而复始,提醒着我时间的流逝,告诉着我生命的故事。渐渐地听见万物的声音,花朵挣开苞衣的吱吱声,风吹动棕榈树叶的沙沙声,果实成熟落地的咚咚声,白鹅在咀嚼青草的咕咕声,鸽子在半空中展翅的噗噗声,把心沉静下来,去面对这些生物,决定用一生去描绘一幅画。我摘下一束花,将它插入瓶子里,纱帘垂下来,微微有风在动,一只鹦鹉自在地梳理着羽毛,突然又调皮地在瓶子后探出头来。我想把这一切记录下来。纸已打湿,慢慢地渲染,淡墨缓缓地渗透,一遍,一遍……

我所渴望营造的画面,它能够给人带来梦幻与安详,可以使观者驻足其中,让思绪与画面一同流淌。我总想起宋人那些精致入微、雍容典雅的花鸟画,还有那些裁花剪叶、温婉缠绵的花间词,“隔帘微雨双飞燕,砌花零落红深浅”。

也许,我与那些五代两宋的词人、画家已相隔千年,我们生活的时代,思考的方式早已相去甚远,然而草木何曾理会这千年的沧桑。而与五代词人华丽的词藻相比,我更愿意选择素净的水墨来经营我的诗意。

江南的五月,气候宜人,画室里弥漫着水雾。每当一张画染完了,淡墨在宣纸上氤氲,我总喜欢打开画册,翻到徐熙的《雪竹图》。在这张伟大的作品里,徐熙画出了那种雪雾中湿润的空气,那薄薄的雾气仿佛在流动。每次看到这张作品,就像闻到一丝从中透露出来的水气,冰凉的,沁人心脾。让人想起董其昌所说:“画之道,所谓宇宙在乎手,眼前无非生机。”

这也是我一直所要追寻的吧。

黄岑



《宋之月光3》